



每年年終，法國都要舉行一次雜誌評審，以引導讀者正確地選擇自己需要的高品位雜誌。能夠躋身評審委員會，而且這些評審並不是終身制，幾乎每年都是新面孔，能夠連續擔任兩屆評審，已經是很幸運的了。然而，卻有一個叫沃恩的普通法國人，每年都會收到邀請函，參加這項眾人羨慕的工作。因此，他也被法國國民譽稱為「金牌評審」。

沃恩為什麼受到大家的青睞？他又有什麼秘訣呢？在他退休後，有記者問起其中的奧秘，他才揭開了這個謎團。

「其實，我並不是專業的媒體人，只是一名普通的讀者，對如何辦好雜誌也沒有經驗。」沃恩說，「但我始終相信一點，那就是作為一名評審，你必須尊重每一份雜誌，哪怕是在全法國銷量最差的雜誌！尊重雜誌的人，這關係到他的專業問題。你們不要認為這是小事，它產生的影響卻是難以估量的！」

沃恩接着說：「你們知道，並不是每一本雜誌都辦得很好，你就要從中發現它潛在的閃光點。在評審會議這樣的公開場合，對這些存在明顯缺點的雜誌，我始終堅持鼓勵和表揚。而私下裡，我會找到雜誌的負責人，與他們溝通，指出他們的不足之處，提出自己的見解，希望他們將雜誌辦得更好。」

公開場合予以表揚，沃恩維護了他們的面子；暗地裡，他又誠懇地提出改進的意見，履行了一名評審的職責。在沃恩看來，別人的尊敬和自己的尊敬一樣重要，所以，這種為人處世的「明暗」之道，在捍衛別人尊嚴的同時，又贏得了對方的尊重，難怪該項活動的承辦人員都尊敬他、喜歡他，他能每年當評審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山東人孫陵（一九一四至一九八三）成長於哈爾濱，是比較出道的東北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他在《文學》雜誌發表短篇小說《寶祥的勝利》，以官迫民反作主題，寫農民寶祥為救兒子而劫獄，一舉成名。一九四九年前，孫陵已出版《從東北來》、《突圍記》、《紅豆的故事》等多部作品，而以寫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，到佔領哈爾濱這階段社會各階層人物心態的長篇小說《大風雪》（上海萬葉書店，一九四七）作為其代表作。

孫陵一九四八年赴台後仍理首創作，但他的書在香港很難買到，只有《浮世小品》（台北正中書局，一九六六）例外，此書寫與孫陵交往的三十年代作家軼事，資料翔實兼有趣味，在缺乏一手資料的一九六〇至八〇年代的海外能一版再版，十分暢銷。

如今大家見到的《女詩人》（台北成文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）是他晚年編選約八萬字的短篇小說集，收《小歌女》、《春天的悵惘》、《沉淪》、《傳統的愛》、《不落的月亮》、《碎心湖》、《紅豆》……等十二個短篇，這是一九三〇至五〇年代作品的選集，成名作《寶祥的勝利》即刊於書首。作為書名的《女詩人》，寫在抗戰時赴戰地救國的女詩人白如綺，嫁將軍夫婿赴台後無所事事，承受不了心靈空虛而謀作出牆紅杏，卻又無膽越軌……在心理掙扎上有相當細膩的描寫。

進入冬季，內地北方特有的體育活動——滑冰，開始進入旺季，在北京著名的什刹海冰場，眾多的北京市民樂此不疲。

滑冰是中國古代體育的組成部分，至清朝，滑冰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，「冰嬉」已成爲國俗，同時也把滑冰用於軍事，作爲軍事訓練的手段。清代的冰上運動大致有：速度滑冰、花樣滑冰、冰上足球、冰上拋球、冰上射球、打雪鏟及冰上摔跤等。

清代的冰嬉運動。選手們在滑冰的過程中，還要不時來上幾段「雜技」，以示其技巧嫺熟。

清朝祖先世居長白山，狩獵是生活來源的一部分。所以他們不僅長於騎射，而且也長於滑雪滑冰，並用於戰鬥。滑雪滑冰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，是滿族八旗兵必須操練的一項軍事技術項目。清太祖爾哈赤的大將費古烈，曾靠滑冰「日夜行七百里」，戰勝敵軍。

清王室入主中原以後，還保持了以滑冰作爲訓練部隊的內容，乾隆帝在《冰嬉賦序》裡曾說滑冰運動是「國俗」。

每年的陰曆十月，清王室都要在北京的北海冰面上檢閱八旗子弟的滑冰技術，作爲訓練部隊的演習。《日下舊聞考》記載：「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，習勞行賞，以閱武事，而修國俗。」根據《清朝文獻通考》的記載和乾隆時代宮廷畫師的作品，參加這種檢閱的人數達一千六百人，這樣盛大的滑冰大會，在當時是舉世無雙的。

後來這種軍事活動逐步演變成爲一年一度的太液池冰嬉，實際上是一種娛樂活動了。現藏故宮博物院的乾隆時畫師張爲邦、姚文瀚、福隆安等合繪的《冰嬉圖》（圖版四十二），是一幅極爲珍貴的文物，其主要畫面所顯示的是花樣滑冰和冰上雜技。花樣滑冰的動作有大蠟子、金雞獨立、哪吒探海、雙飛燕、千舢墜等，雜技滑冰有箭筈、爬竿、翻杠子、飛叉、耍刀、使棒、弄繩等，並在竿上、杠上、肩上、臂上表演倒立或扯旗等動作。

除去花樣滑冰之外，也舉行速度滑冰。據潘榮陸《帝京歲時紀勝》載：「太液池之五龍亭前，中海之水雲榭前，寒冬冰凍。冰上滑擦者所着之履皆有鐵齒，流行冰上如星駛電掣，爭先奪標取勝，名曰溜冰。」

清代還創造了冰上足球，是滑冰和踢球相結合的一種運動。《帝京歲時紀勝》記載：「冰上作蹴鞠之戲，每隊數十人，分位而立之，以草爲球，擲於空中，俟其將墜，群起而爭之，以得者爲勝。」

旗人女子亦喜「冰嬉」，清代遼寧瀋陽旗人婦女中流行着「粘鞦冰」的習俗，每年正月十六晚上，婦女們三五成群，手執燈籠，嬉笑着來到曠野，橫臥於冰雪之上，在冰上戲鬧取樂，左右翻轉滾動，「粘鞦冰粘鞦冰，腰不痛腿不疼」，俗稱爲「脫晦氣」。

北京旗人的「冰嬉」

許揚

東北作家孫陵 許定銘

文與事

周作人是純粹的文人，他在文學表現的寬度上，甚至略勝他的長兄魯迅一籌。他的人生觀頗爲相宜，但他沒有信仰，也不相信信仰，因爲，任何宗教和思想在他來看應該都是不完美的。他崇尚的是「人無好壞，只有雅俗之分。」他希望的只是能有一種平靜、平淡、平等的簡單生活。

在學問上，周作人表現得很自謙，內心卻非常自信，甚至有四顧無對手的孤獨和自負。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，而江南水師學堂及日本留學的經歷，又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。他的文字始終保持了一種平實、樸素的風格，他自稱「作文極平淺自然的景地。」他的得意門生——廢名，稱他「直是以自然爲懷」。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，說「他是个博學的人；他隨手引證，左右逢源；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，和他的文章一樣。」也有人稱他「有一種超然離群的神氣——我們說他這種神氣是冷峻好呢，抑還是說他是種彬彬有禮的不屑態度好呢？」

讀書，寫作對周作人即是興趣，更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在他得意時，書籍、紙筆可以使他躲避喧嘩，在他失意時，可以慰藉他的心靈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籍，紙筆，周作人的生活會是怎樣的狀態。周作人讀書不分古今中外，良莠正淫，只從其中窺探人性真相，總結文化成因，了解風俗習慣。並將讀書的思考轉化爲自己的文字。他終生讀書不輟，而且越老越能靜心。

一九一二年六月，他就任浙江省視學，結果，整日躲在宿舍讀書，被錢文同戲稱爲「臥治」。後來，被選爲紹興教育會會長，倒是頗有些政績，但也主要是頒布《紹興縣教育會修正章程》，創辦了曾經在教育界頗有影響的刊物——《紹興教育雜誌》等理論性的工作。抗日戰爭初期，他宅在自己的苦雨齋讀了幾百卷古籍，寫了許多文字。抗戰結束，他因附逆被捕，曾在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。他在獄中生活頗爲平靜，對他來說可能還有點愜意。在獄中，他曾用洋鐵的餅乾罐搭木板來讀書寫作。後來，一名出獄的犯人送他一個摺疊炕桌，已經近於奢侈了。兩年的獄中生活，他作詩二百餘首，並翻譯了《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》等作品。新中國建立後，周作人雖獲自由，但幾乎被禁止了所有社會活動，他也是樂得清靜，潛心專注於自己熱愛的文學事業，至文革開始前，他翻譯了《希臘神話》、《伊索寓言》及日本古典文學代表作《古事記》等大量希臘和日本作品，並撰寫了數十萬字回憶魯迅的文字及四十餘萬字的《知堂回憶錄》。

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的附逆，是他無法抹去的一個污點。其實，抗戰前後，他的朋友及許多崇敬他的人們都以多種形式勸說，並歡迎他南下。但他卻不爲所動。李大釗的大女兒，在冀東暴動中受傷，受周作人關照，躲避在北京休養。她傷愈去延安前，向周作人辭行時，也表示了對日後命運的關心 and 憂慮。周作人仍請她放心，說自己「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」。此時，他真的自信，自己留在北京是可以做蘇武的。也許他認爲以自己的聲望和地位，日本人總會有所顧忌；或許是覺得自己不過一介文人，不會引起日本人的太多興趣；也可能他只是想走一步算一步，根本沒想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殘酷。有時文人的弱點可能真是紙上談兵。

這與他過往的經歷，應該有很大的關係，那些經歷確實給他的品格造成了挺嚴重的缺陷。周作人幼年時身體瘦弱，家裡人便對他較少要求。加之有一位長兄承擔了家裡所有的重任，又對他百般關照。至兄弟二人失和前，家裡的事都是魯迅操心，從而養成了周作人貪戀舒適的弱點，他懼怕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及那些不可預知的艱辛。因此，一方面覺得自己留在北京可以做蘇武，一方面他又懷着僥倖心理留在北京，希望一切都是杞人憂天。然而當歷史不允許他做蘇武時，他立刻手足無措，即無抵禦措施，又沒有置性命於不顧的勇氣，只好落水

文與事

周作人是純粹的文人，他在文學表現的寬度上，甚至略勝他的長兄魯迅一籌。他的人生觀頗爲相宜，但他沒有信仰，也不相信信仰，因爲，任何宗教和思想在他來看應該都是不完美的。他崇尚的是「人無好壞，只有雅俗之分。」他希望的只是能有一種平靜、平淡、平等的簡單生活。

在學問上，周作人表現得很自謙，內心卻非常自信，甚至有四顧無對手的孤獨和自負。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，而江南水師學堂及日本留學的經歷，又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。他的文字始終保持了一種平實、樸素的風格，他自稱「作文極平淺自然的景地。」他的得意門生——廢名，稱他「直是以自然爲懷」。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，說「他是个博學的人；他隨手引證，左右逢源；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，和他的文章一樣。」也有人稱他「有一種超然離群的神氣——我們說他這種神氣是冷峻好呢，抑還是說他是種彬彬有禮的不屑態度好呢？」

讀書，寫作對周作人即是興趣，更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在他得意時，書籍、紙筆可以使他躲避喧嘩，在他失意時，可以慰藉他的心靈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籍，紙筆，周作人的生活會是怎樣的狀態。周作人讀書不分古今中外，良莠正淫，只從其中窺探人性真相，總結文化成因，了解風俗習慣。並將讀書的思考轉化爲自己的文字。他終生讀書不輟，而且越老越能靜心。

一九一二年六月，他就任浙江省視學，結果，整日躲在宿舍讀書，被錢文同戲稱爲「臥治」。後來，被選爲紹興教育會會長，倒是頗有些政績，但也主要是頒布《紹興縣教育會修正章程》，創辦了曾經在教育界頗有影響的刊物——《紹興教育雜誌》等理論性的工作。抗日戰爭初期，他宅在自己的苦雨齋讀了幾百卷古籍，寫了許多文字。抗戰結束，他因附逆被捕，曾在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。他在獄中生活頗爲平靜，對他來說可能還有點愜意。在獄中，他曾用洋鐵的餅乾罐搭木板來讀書寫作。後來，一名出獄的犯人送他一個摺疊炕桌，已經近於奢侈了。兩年的獄中生活，他作詩二百餘首，並翻譯了《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》等作品。新中國建立後，周作人雖獲自由，但幾乎被禁止了所有社會活動，他也是樂得清靜，潛心專注於自己熱愛的文學事業，至文革開始前，他翻譯了《希臘神話》、《伊索寓言》及日本古典文學代表作《古事記》等大量希臘和日本作品，並撰寫了數十萬字回憶魯迅的文字及四十餘萬字的《知堂回憶錄》。

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的附逆，是他無法抹去的一個污點。其實，抗戰前後，他的朋友及許多崇敬他的人們都以多種形式勸說，並歡迎他南下。但他卻不爲所動。李大釗的大女兒，在冀東暴動中受傷，受周作人關照，躲避在北京休養。她傷愈去延安前，向周作人辭行時，也表示了對日後命運的關心 and 憂慮。周作人仍請她放心，說自己「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」。此時，他真的自信，自己留在北京是可以做蘇武的。也許他認爲以自己的聲望和地位，日本人總會有所顧忌；或許是覺得自己不過一介文人，不會引起日本人的太多興趣；也可能他只是想走一步算一步，根本沒想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殘酷。有時文人的弱點可能真是紙上談兵。

這與他過往的經歷，應該有很大的關係，那些經歷確實給他的品格造成了挺嚴重的缺陷。周作人幼年時身體瘦弱，家裡人便對他較少要求。加之有一位長兄承擔了家裡所有的重任，又對他百般關照。至兄弟二人失和前，家裡的事都是魯迅操心，從而養成了周作人貪戀舒適的弱點，他懼怕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及那些不可預知的艱辛。因此，一方面覺得自己留在北京可以做蘇武，一方面他又懷着僥倖心理留在北京，希望一切都是杞人憂天。然而當歷史不允許他做蘇武時，他立刻手足無措，即無抵禦措施，又沒有置性命於不顧的勇氣，只好落水

文與事

周作人是純粹的文人，他在文學表現的寬度上，甚至略勝他的長兄魯迅一籌。他的人生觀頗爲相宜，但他沒有信仰，也不相信信仰，因爲，任何宗教和思想在他來看應該都是不完美的。他崇尚的是「人無好壞，只有雅俗之分。」他希望的只是能有一種平靜、平淡、平等的簡單生活。

在學問上，周作人表現得很自謙，內心卻非常自信，甚至有四顧無對手的孤獨和自負。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，而江南水師學堂及日本留學的經歷，又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。他的文字始終保持了一種平實、樸素的風格，他自稱「作文極平淺自然的景地。」他的得意門生——廢名，稱他「直是以自然爲懷」。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，說「他是个博學的人；他隨手引證，左右逢源；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，和他的文章一樣。」也有人稱他「有一種超然離群的神氣——我們說他這種神氣是冷峻好呢，抑還是說他是種彬彬有禮的不屑態度好呢？」

讀書，寫作對周作人即是興趣，更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在他得意時，書籍、紙筆可以使他躲避喧嘩，在他失意時，可以慰藉他的心靈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籍，紙筆，周作人的生活會是怎樣的狀態。周作人讀書不分古今中外，良莠正淫，只從其中窺探人性真相，總結文化成因，了解風俗習慣。並將讀書的思考轉化爲自己的文字。他終生讀書不輟，而且越老越能靜心。

一九一二年六月，他就任浙江省視學，結果，整日躲在宿舍讀書，被錢文同戲稱爲「臥治」。後來，被選爲紹興教育會會長，倒是頗有些政績，但也主要是頒布《紹興縣教育會修正章程》，創辦了曾經在教育界頗有影響的刊物——《紹興教育雜誌》等理論性的工作。抗日戰爭初期，他宅在自己的苦雨齋讀了幾百卷古籍，寫了許多文字。抗戰結束，他因附逆被捕，曾在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。他在獄中生活頗爲平靜，對他來說可能還有點愜意。在獄中，他曾用洋鐵的餅乾罐搭木板來讀書寫作。後來，一名出獄的犯人送他一個摺疊炕桌，已經近於奢侈了。兩年的獄中生活，他作詩二百餘首，並翻譯了《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》等作品。新中國建立後，周作人雖獲自由，但幾乎被禁止了所有社會活動，他也是樂得清靜，潛心專注於自己熱愛的文學事業，至文革開始前，他翻譯了《希臘神話》、《伊索寓言》及日本古典文學代表作《古事記》等大量希臘和日本作品，並撰寫了數十萬字回憶魯迅的文字及四十餘萬字的《知堂回憶錄》。

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的附逆，是他無法抹去的一個污點。其實，抗戰前後，他的朋友及許多崇敬他的人們都以多種形式勸說，並歡迎他南下。但他卻不爲所動。李大釗的大女兒，在冀東暴動中受傷，受周作人關照，躲避在北京休養。她傷愈去延安前，向周作人辭行時，也表示了對日後命運的關心 and 憂慮。周作人仍請她放心，說自己「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」。此時，他真的自信，自己留在北京是可以做蘇武的。也許他認爲以自己的聲望和地位，日本人總會有所顧忌；或許是覺得自己不過一介文人，不會引起日本人的太多興趣；也可能他只是想走一步算一步，根本沒想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殘酷。有時文人的弱點可能真是紙上談兵。

這與他過往的經歷，應該有很大的關係，那些經歷確實給他的品格造成了挺嚴重的缺陷。周作人幼年時身體瘦弱，家裡人便對他較少要求。加之有一位長兄承擔了家裡所有的重任，又對他百般關照。至兄弟二人失和前，家裡的事都是魯迅操心，從而養成了周作人貪戀舒適的弱點，他懼怕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及那些不可預知的艱辛。因此，一方面覺得自己留在北京可以做蘇武，一方面他又懷着僥倖心理留在北京，希望一切都是杞人憂天。然而當歷史不允許他做蘇武時，他立刻手足無措，即無抵禦措施，又沒有置性命於不顧的勇氣，只好落水

文與事

周作人是純粹的文人，他在文學表現的寬度上，甚至略勝他的長兄魯迅一籌。他的人生觀頗爲相宜，但他沒有信仰，也不相信信仰，因爲，任何宗教和思想在他來看應該都是不完美的。他崇尚的是「人無好壞，只有雅俗之分。」他希望的只是能有一種平靜、平淡、平等的簡單生活。

在學問上，周作人表現得很自謙，內心卻非常自信，甚至有四顧無對手的孤獨和自負。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，而江南水師學堂及日本留學的經歷，又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。他的文字始終保持了一種平實、樸素的風格，他自稱「作文極平淺自然的景地。」他的得意門生——廢名，稱他「直是以自然爲懷」。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，說「他是个博學的人；他隨手引證，左右逢源；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，和他的文章一樣。」也有人稱他「有一種超然離群的神氣——我們說他這種神氣是冷峻好呢，抑還是說他是種彬彬有禮的不屑態度好呢？」

讀書，寫作對周作人即是興趣，更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在他得意時，書籍、紙筆可以使他躲避喧嘩，在他失意時，可以慰藉他的心靈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籍，紙筆，周作人的生活會是怎樣的狀態。周作人讀書不分古今中外，良莠正淫，只從其中窺探人性真相，總結文化成因，了解風俗習慣。並將讀書的思考轉化爲自己的文字。他終生讀書不輟，而且越老越能靜心。

一九一二年六月，他就任浙江省視學，結果，整日躲在宿舍讀書，被錢文同戲稱爲「臥治」。後來，被選爲紹興教育會會長，倒是頗有些政績，但也主要是頒布《紹興縣教育會修正章程》，創辦了曾經在教育界頗有影響的刊物——《紹興教育雜誌》等理論性的工作。抗日戰爭初期，他宅在自己的苦雨齋讀了幾百卷古籍，寫了許多文字。抗戰結束，他因附逆被捕，曾在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。他在獄中生活頗爲平靜，對他來說可能還有點愜意。在獄中，他曾用洋鐵的餅乾罐搭木板來讀書寫作。後來，一名出獄的犯人送他一個摺疊炕桌，已經近於奢侈了。兩年的獄中生活，他作詩二百餘首，並翻譯了《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》等作品。新中國建立後，周作人雖獲自由，但幾乎被禁止了所有社會活動，他也是樂得清靜，潛心專注於自己熱愛的文學事業，至文革開始前，他翻譯了《希臘神話》、《伊索寓言》及日本古典文學代表作《古事記》等大量希臘和日本作品，並撰寫了數十萬字回憶魯迅的文字及四十餘萬字的《知堂回憶錄》。

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的附逆，是他無法抹去的一個污點。其實，抗戰前後，他的朋友及許多崇敬他的人們都以多種形式勸說，並歡迎他南下。但他卻不爲所動。李大釗的大女兒，在冀東暴動中受傷，受周作人關照，躲避在北京休養。她傷愈去延安前，向周作人辭行時，也表示了對日後命運的關心 and 憂慮。周作人仍請她放心，說自己「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」。此時，他真的自信，自己留在北京是可以做蘇武的。也許他認爲以自己的聲望和地位，日本人總會有所顧忌；或許是覺得自己不過一介文人，不會引起日本人的太多興趣；也可能他只是想走一步算一步，根本沒想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殘酷。有時文人的弱點可能真是紙上談兵。

這與他過往的經歷，應該有很大的關係，那些經歷確實給他的品格造成了挺嚴重的缺陷。周作人幼年時身體瘦弱，家裡人便對他較少要求。加之有一位長兄承擔了家裡所有的重任，又對他百般關照。至兄弟二人失和前，家裡的事都是魯迅操心，從而養成了周作人貪戀舒適的弱點，他懼怕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及那些不可預知的艱辛。因此，一方面覺得自己留在北京可以做蘇武，一方面他又懷着僥倖心理留在北京，希望一切都是杞人憂天。然而當歷史不允許他做蘇武時，他立刻手足無措，即無抵禦措施，又沒有置性命於不顧的勇氣，只好落水

文與事

周作人是純粹的文人，他在文學表現的寬度上，甚至略勝他的長兄魯迅一籌。他的人生觀頗爲相宜，但他沒有信仰，也不相信信仰，因爲，任何宗教和思想在他來看應該都是不完美的。他崇尚的是「人無好壞，只有雅俗之分。」他希望的只是能有一種平靜、平淡、平等的簡單生活。

在學問上，周作人表現得很自謙，內心卻非常自信，甚至有四顧無對手的孤獨和自負。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，而江南水師學堂及日本留學的經歷，又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。他的文字始終保持了一種平實、樸素的風格，他自稱「作文極平淺自然的景地。」他的得意門生——廢名，稱他「直是以自然爲懷」。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，說「他是个博學的人；他隨手引證，左右逢源；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，和他的文章一樣。」也有人稱他「有一種超然離群的神氣——我們說他這種神氣是冷峻好呢，抑還是說他是種彬彬有禮的不屑態度好呢？」

讀書，寫作對周作人即是興趣，更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在他得意時，書籍、紙筆可以使他躲避喧嘩，在他失意時，可以慰藉他的心靈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籍，紙筆，周作人的生活會是怎樣的狀態。周作人讀書不分古今中外，良莠正淫，只從其中窺探人性真相，總結文化成因，了解風俗習慣。並將讀書的思考轉化爲自己的文字。他終生讀書不輟，而且越老越能靜心。

一九一二年六月，他就任浙江省視學，結果，整日躲在宿舍讀書，被錢文同戲稱爲「臥治」。後來，被選爲紹興教育會會長，倒是頗有些政績，但也主要是頒布《紹興縣教育會修正章程》，創辦了曾經在教育界頗有影響的刊物——《紹興教育雜誌》等理論性的工作。抗日戰爭初期，他宅在自己的苦雨齋讀了幾百卷古籍，寫了許多文字。抗戰結束，他因附逆被捕，曾在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。他在獄中生活頗爲平靜，對他來說可能還有點愜意。在獄中，他曾用洋鐵的餅乾罐搭木板來讀書寫作。後來，一名出獄的犯人送他一個摺疊炕桌，已經近於奢侈了。兩年的獄中生活，他作詩二百餘首，並翻譯了《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》等作品。新中國建立後，周作人雖獲自由，但幾乎被禁止了所有社會活動，他也是樂得清靜，潛心專注於自己熱愛的文學事業，至文革開始前，他翻譯了《希臘神話》、《伊索寓言》及日本古典文學代表作《古事記》等大量希臘和日本作品，並撰寫了數十萬字回憶魯迅的文字及四十餘萬字的《知堂回憶錄》。

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的附逆，是他無法抹去的一個污點。其實，抗戰前後，他的朋友及許多崇敬他的人們都以多種形式勸說，並歡迎他南下。但他卻不爲所動。李大釗的大女兒，在冀東暴動中受傷，受周作人關照，躲避在北京休養。她傷愈去延安前，向周作人辭行時，也表示了對日後命運的關心 and 憂慮。周作人仍請她放心，說自己「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」。此時，他真的自信，自己留在北京是可以做蘇武的。也許他認爲以自己的聲望和地位，日本人總會有所顧忌；或許是覺得自己不過一介文人，不會引起日本人的太多興趣；也可能他只是想走一步算一步，根本沒想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殘酷。有時文人的弱點可能真是紙上談兵。

這與他過往的經歷，應該有很大的關係，那些經歷確實給他的品格造成了挺嚴重的缺陷。周作人幼年時身體瘦弱，家裡人便對他較少要求。加之有一位長兄承擔了家裡所有的重任，又對他百般關照。至兄弟二人失和前，家裡的事都是魯迅操心，從而養成了周作人貪戀舒適的弱點，他懼怕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及那些不可預知的艱辛。因此，一方面覺得自己留在北京可以做蘇武，一方面他又懷着僥倖心理留在北京，希望一切都是杞人憂天。然而當歷史不允許他做蘇武時，他立刻手足無措，即無抵禦措施，又沒有置性命於不顧的勇氣，只好落水

與機器人的約會

田野

在美國匹茲堡公園的一條長椅上，坐着一對情人。男青年是一位日籍留學生，名叫川野熊男；女的名叫艾倫，是一位英籍留學生。不過，這位艾倫不是艾倫本人，而是一位租來的機器人。

艾倫與川野熊男是網上認識的。雖然，兩個人已經通過網路視頻談了很久一段時間，但是，當川野熊男提出要與艾倫見面的時候，艾倫還是有些顧慮。因爲，美國的治安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樂觀，媒體經常報道槍殺和搶劫案件。可是，如果不去與川野熊男約會，艾倫又擔心會錯過自己人生中的真愛。這時，艾倫看到一家電腦公司出租機器人的廣告，於是，便決定租一個機器人替自己談戀愛。這樣，既避免自己可能會受到的傷害，又不會錯過真愛。

雖然艾倫在約會前已經告訴川野熊男，前去約會的是自己的替身。但是，當真正見面的時候，川野熊男還是有些驚訝。因爲這個機器人的穿着和臉龐與視頻上的艾倫一模一樣。不僅如此，機器人的說話聲音是艾倫的原聲，而且還可以根據艾倫發出的指令，做出親昵的動作。兩個人坐在一起，談得很投機。

到了中午，川野熊男帶着機器人去吃飯。在餐廳，機器人陪着川野熊男一起喝紅酒。不過，機器人並不是真喝，而是端起酒杯示意。交流根本不是問題。因爲，艾倫坐在家裡，通過機器人眼睛裡的攝像鏡頭，對現場一覽無遺。她的聲音通過無線電話，原原本本地傳遞了機器人艾倫。兩個人喝了紅酒，吃了飯，機器人艾倫主動掏出錢夾，按照AA制付了款，並讓服務員把那份自己沒有用的紅燒牛排打了包，給真正的艾倫帶回家。分別的時候，機器人按照艾倫的指令，給了川野熊男一個擁抱。

社會需要正能量

流沙

有媒體說，如今官學興起，官員商賈趨之若鶩。社會風尚如同河流水，其流淌路線，自有原因所在。官員商賈信奉風水，表層現象，自念的缺失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「社會規則」的動盪，當一個人發現不能依靠「既定規則」實現目標，或者依靠了「既定規則」仍然實現不了目標的時候，心中自然出現「不信官不信神」，如出現某地縣委書記帶着班子成員，祭天跪拜這樣的出格舉動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這又讓我一聲嘆息。

如果「不開化」，「不明理」，「社會就可怕了」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人是劣根性的，一個人，沉溺在某一種狀態中，這個社會就可怕了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老栓的兒子得了病，認爲人血饑饉可以治好兒子的病。且看魯迅的描寫：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向那裏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」

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攬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饅頭是一點一點的，往下滴。

被劊子手殺害的是一位革命者，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。但這位「民衆」卻要吃他的血。

這是怎樣的殘酷和悲哀。

那是誰將人拖入了一個蒙昧的世界？這是魯迅當年的發問。時至今日，這篇小說仍有現實意義，又是誰讓我們在這個使用着蘋果手機，每每時刻可以上網的社會裡，不信蒼天和公理，而信鬼神和命運呢？

現在，在內地媒體上，提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我們「核心價值觀」丟在路上。想找回來，那是因爲我們走得太快了，也走得也太急了。再不找回來，我們就不知流到哪裡去了。

去年，網上流傳着一張照片。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火焰山風景區，有一尊鐵扇公主的像，但鐵扇公主的胸部因爲頻頻被人摸，胸部露出了底色，十分不雅。

社會需要正能量

流沙

有媒體說，如今官學興起，官員商賈趨之若鶩。社會風尚如同河流水，其流淌路線，自有原因所在。官員商賈信奉風水，表層現象，自念的缺失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「社會規則」的動盪，當一個人發現不能依靠「既定規則」實現目標，或者依靠了「既定規則」仍然實現不了目標的時候，心中自然出現「不信官不信神」，如出現某地縣委書記帶着班子成員，祭天跪拜這樣的出格舉動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這又讓我一聲嘆息。

如果「不開化」，「不明理」，「社會就可怕了」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人是劣根性的，一個人，沉溺在某一種狀態中，這個社會就可怕了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老栓的兒子得了病，認爲人血饑饉可以治好兒子的病。且看魯迅的描寫：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向那裏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」

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攬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饅頭是一點一點的，往下滴。

被劊子手殺害的是一位革命者，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。但這位「民衆」卻要吃他的血。

這是怎樣的殘酷和悲哀。

那是誰將人拖入了一個蒙昧的世界？這是魯迅當年的發問。時至今日，這篇小說仍有現實意義，又是誰讓我們在這個使用着蘋果手機，每每時刻可以上網的社會裡，不信蒼天和公理，而信鬼神和命運呢？

現在，在內地媒體上，提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我們「核心價值觀」丟在路上。想找回來，那是因爲我們走得太快了，也走得也太急了。再不找回來，我們就不知流到哪裡去了。

去年，網上流傳着一張照片。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火焰山風景區，有一尊鐵扇公主的像，但鐵扇公主的胸部因爲頻頻被人摸，胸部露出了底色，十分不雅。

社會需要正能量

流沙

有媒體說，如今官學興起，官員商賈趨之若鶩。社會風尚如同河流水，其流淌路線，自有原因所在。官員商賈信奉風水，表層現象，自念的缺失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「社會規則」的動盪，當一個人發現不能依靠「既定規則」實現目標，或者依靠了「既定規則」仍然實現不了目標的時候，心中自然出現「不信官不信神」，如出現某地縣委書記帶着班子成員，祭天跪拜這樣的出格舉動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這又讓我一聲嘆息。

如果「不開化」，「不明理」，「社會就可怕了」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人是劣根性的，一個人，沉溺在某一種狀態中，這個社會就可怕了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老栓的兒子得了病，認爲人血饑饉可以治好兒子的病。且看魯迅的描寫：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向那裏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」

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攬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饅頭是一點一點的，往下滴。

被劊子手殺害的是一位革命者，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。但這位「民衆」卻要吃他的血。

這是怎樣的殘酷和悲哀。

那是誰將人拖入了一個蒙昧的世界？這是魯迅當年的發問。時至今日，這篇小說仍有現實意義，又是誰讓我們在這個使用着蘋果手機，每每時刻可以上網的社會裡，不信蒼天和公理，而信鬼神和命運呢？

現在，在內地媒體上，提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我們「核心價值觀」丟在路上。想找回來，那是因爲我們走得太快了，也走得也太急了。再不找回來，我們就不知流到哪裡去了。

去年，網上流傳着一張照片。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火焰山風景區，有一尊鐵扇公主的像，但鐵扇公主的胸部因爲頻頻被人摸，胸部露出了底色，十分不雅。

社會需要正能量

流沙

有媒體說，如今官學興起，官員商賈趨之若鶩。社會風尚如同河流水，其流淌路線，自有原因所在。官員商賈信奉風水，表層現象，自念的缺失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「社會規則」的動盪，當一個人發現不能依靠「既定規則」實現目標，或者依靠了「既定規則」仍然實現不了目標的時候，心中自然出現「不信官不信神」，如出現某地縣委書記帶着班子成員，祭天跪拜這樣的出格舉動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這又讓我一聲嘆息。

如果「不開化」，「不明理」，「社會就可怕了」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人是劣根性的，一個人，沉溺在某一種狀態中，這個社會就可怕了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老栓的兒子得了病，認爲人血饑饉可以治好兒子的病。且看魯迅的描寫：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向那裏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」

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攬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饅頭是一點一點的，往下滴。

被劊子手殺害的是一位革命者，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。但這位「民衆」卻要吃他的血。

這是怎樣的殘酷和悲哀。

那是誰將人拖入了一個蒙昧的世界？這是魯迅當年的發問。時至今日，這篇小說仍有現實意義，又是誰讓我們在這個使用着蘋果手機，每每時刻可以上網的社會裡，不信蒼天和公理，而信鬼神和命運呢？

現在，在內地媒體上，提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我們「核心價值觀」丟在路上。想找回來，那是因爲我們走得太快了，也走得也太急了。再不找回來，我們就不知流到哪裡去了。

去年，網上流傳着一張照片。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火焰山風景區，有一尊鐵扇公主的像，但鐵扇公主的胸部因爲頻頻被人摸，胸部露出了底色，十分不雅。

社會需要正能量

流沙

有媒體說，如今官學興起，官員商賈趨之若鶩。社會風尚如同河流水，其流淌路線，自有原因所在。官員商賈信奉風水，表層現象，自念的缺失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「社會規則」的動盪，當一個人發現不能依靠「既定規則」實現目標，或者依靠了「既定規則」仍然實現不了目標的時候，心中自然出現「不信官不信神」，如出現某地縣委書記帶着班子成員，祭天跪拜這樣的出格舉動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這又讓我一聲嘆息。

如果「不開化」，「不明理」，「社會就可怕了」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人是劣根性的，一個人，沉溺在某一種狀態中，這個社會就可怕了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老栓的兒子得了病，認爲人血饑饉可以治好兒子的病。且看魯迅的描寫：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向那裏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」

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攬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饅頭是一點一點的，往下滴。

被劊子手殺害的是一位革命者，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。但這位「民衆」卻要吃他的血。

這是怎樣的殘酷和悲哀。

那是誰將人拖入了一個蒙昧的世界？這是魯迅當年的發問。時至今日，這篇小說仍有現實意義，又是誰讓我們在這個使用着蘋果手機，每每時刻可以上網的社會裡，不信蒼天和公理，而信鬼神和命運呢？

現在，在內地媒體上，提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我們「核心價值觀」丟在路上。想找回來，那是因爲我們走得太快了，也走得也太急了。再不找回來，我們就不知流到哪裡去了。

去年，網上流傳着一張照片。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火焰山風景區，有一尊鐵扇公主的像，但鐵扇公主的胸部因爲頻頻被人摸，胸部露出了底色，十分不雅。

社會需要正能量

流沙

有媒體說，如今官學興起，官員商賈趨之若鶩。社會風尚如同河流水，其流淌路線，自有原因所在。官員商賈信奉風水，表層現象，自念的缺失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「社會規則」的動盪，當一個人發現不能依靠「既定規則」實現目標，或者依靠了「既定規則」仍然實現不了目標的時候，心中自然出現「不信官不信神」，如出現某地縣委書記帶着班子成員，祭天跪拜這樣的出格舉動，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這又讓我一聲嘆息。

如果「不開化」，「不明理」，「社會就可怕了」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人是劣根性的，一個人，沉溺在某一種狀態中，這個社會就可怕了。魯迅寫過一篇《藥》，我心驚一次。

老栓的兒子得了病，認爲人血饑饉可以治好兒子的病。且看魯迅的描寫：「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，頸項都伸得向那裏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」

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」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，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攬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饅頭是一點一點的，往下滴。

被劊子手殺害的是一位革命者，是爲民衆謀幸福的志士。但這位「民衆」卻要吃他的血。

這是怎樣的殘酷和悲哀。

那是誰將人拖入了一個蒙昧的世界？這是魯迅當年的發問。時至今日，這篇小說仍有現實意義，又是誰讓我們在這個使用着蘋果手機，每每時刻可以上網的社會裡，不信蒼天和公理，而信鬼神和命運呢？

現在，在內地媒體上，提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我這才發現，原來我們「核心價值觀」丟在路上。想找回來，那是因爲我們走得太快了，也走得也太急了。再不找回來，我們就不知流到哪裡去了。

去年，網上流傳着一張照片。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火焰山風景區，有一尊鐵扇公主的像，但鐵扇公主的胸部因爲頻頻被人摸，胸部露出了底色，十分不雅。

撐紅傘的雪人

俞雪萊攝

罩衣已經多少年沒人穿，幾乎被人們遺忘。一天在庭院散步，無意中看到一個約兩歲的小孩，羽絨服外面套了一件背後繫帶的素花罩衣。爺爺拉着他，在庭院太陽